



怀念在打谷场纳凉的滋味

□ 刘峰

异乡的夏夜,我常常梦见自己骑着一匹白马,奔向千里之外的故乡,与一群面容依旧鲜活的人,在打谷场谈天说地,享受露天纳凉时光。

旧年的乡村夏夜,没有空调,也没有电风扇,人们往往搬出家什,三五成群走出巷子,来到村南打谷场纳凉。

“山光忽西落,池月渐东上”,当暮色降临,远处的山影开始朦胧起来,月光倾泻在打谷场,场上像开满了雪白的荞麦花,同时,月光给四周的竹树投下了阴影,望上去像黑白分明的木刻版画。虽然没有一丝风,但眼前的场景,予人些许清凉的慰藉。

人们陆续搬来竹床、藤椅之物,一一摆放在场上。纳凉的乡间习俗,一代一代传承下来,让左邻右舍亲密无间。大人们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聊天,小孩子们天性好动,坐不了一会儿,就开始围着草堆捉迷藏,拿着扇子扑流萤,或者听老者谈三国、讲水浒、说岳飞。

白天的水生植物,在日头烘晒的作用下,是很难嗅到香气的。然而,到了夜晚就不一样了。随着热气渐消,离场子不远的荷塘稻田,开始散发出它们特有的气味。而且,夜愈深,那香味愈浓。特别是田野中的艾草,弥漫着一种淡淡的苦香,最令人提神醒脑。另外,还有藕荷香,那一股子清香,也能消烦祛躁。

为此,在《红楼梦》中,香菱曾有一段表述:“不独菱角花,就连荷叶莲蓬,都是有一股清香的……就连菱角、鸡头、苇叶、芦根,得了风露,那一股清香,就令人心神爽快的。”由此可窥一斑。

到了夜半,虽然风没有来,但是人们情愿睡在露天,也不愿回到家里。从空空的巷里深处,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,听起来,有一种苍凉而飘渺的古意,让心变得空荡荡的,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。

就是那些年,我仰躺在竹床上,爱上了仰望星空,恋上了无限遐想。由于乡间夜空清透无比,感觉星星离自己是那么的近——近得感觉它们似乎在对我友好而神秘地眨眼,近得能看见慧星扫过夜空时幽蓝色的尾巴,近得能听见流星消失在村边沼泽地时的叹息声。

终于起风了,虽然,有的人已坠入梦境,响起了鼾声。

我发现,风是在月亮暗下的一瞬间,从不远处的池面上刮来的。那里,生着浮萍、菖蒲、菱角、马齿苋等水生植物,在它们翩翩起舞过后,水面旋即起了一层细细的鳞浪。顷刻间,我嗅到了沁人的幽香。以此看来,古人所云“风起于青萍之末,浪成于微澜之间”,并非不无道理。

只是,仍有几位慈祥的老奶奶、几位慈爱的妈妈,在睡意昏沉里,于半梦半醒间,仍手把扇儿轻轻摇……

后来,随着乡村生活条件的改善,空调、电风扇等家用电器相继进入百姓家,而且乡村的夜晚不再停电了。于是,芭蕉扇不见了,竹床也被虫子蛀朽。一到夏夜,人们开始呆在屋子里,美美地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凉意。夏夜打谷场一改千年的模样,开始冷寂了下来。

如今,村庄不再热闹了,不少人为了谋生,选择外出打工,开始了异乡漂泊。一到夏日夜晚,乡村灯火依稀。偶尔回乡,漫步在打谷场,发现月光依旧那么皎洁,可场上荒草萋萋,黄鼠狼风一样溜过,让人恍如隔世。

恍惚中,昔日纳凉的场景就像露天电影回放。夜气里,一张张竹床仿佛小船一样浮动,芭蕉扇如短桨在摇,一些人仍像鲑鱼一样躺在床上。站在曾经纳凉的打谷场,我开始怀念从前的时光……

我的父亲是党员

□ 邓训晶

20年前,父亲去世的前一天,他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中包着的东西交给我们。我打开手巾,里面还有一块红绸,我一层一层打开一看,是一枚闪闪发光的党徽。这枚红色的党徽,我再熟悉不过了,这是父亲的心爱之物,我的父亲是党员。

那是新中国刚成立时,在我老家的大山密林里,藏匿着很多土匪。剿匪部队要找一个人可靠的人当向导,已经是民兵骨干的父亲把妈妈和姐姐留在家中,毫不犹豫地背起他的步枪跟着解放军走了。这一去就是好几个月,直到剿完了残匪,父亲才背着他的步枪回到家中。

这一年,他和解放军官兵一起在枪林弹雨里出生入死,成了亲密的战友。就在我们小镇烈士陵园里长眠着一位牺牲时还很小的无名英雄,父亲亲眼看见万恶的子弹夺去了这位小战士年轻的生命,鲜血从他的胸膛汩汩流出,染红了身边的草地。父亲常说他那么小啊,为了新中国,为了受苦受难的人民,他倒下了,用他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美的英雄赞歌。还有长眠在陵园的郭连长,那一天,土匪抢了许多老百姓的粮食、衣物,郭连长带领战士们拦截了土匪,可是郭连长却被躲在茶树林里的土匪打中,在我们这片热土上洒尽了他的最后一滴鲜血。父亲和战友们含泪把烈士们从战场上背了下来,掩埋在我们小镇的青山脚下。

就在那一年,就在剿匪战场上,父亲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从此,爱党爱国做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,是他终生不渝的信念。从战场上回来的父亲当了民兵连长,后来又当了村

支书,成了时刻把工作放在首位的村官。他把我们这里治理得井井有条,那时家家户户夜不闭户,道不拾遗。父亲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报纸上,他获得的奖状贴满了我家的一面墙,那是我们家最骄傲的一道风景。

自从入党后,父亲就把那枚鲜红的党徽天天佩带在胸前。那时我还小,非常想戴一下父亲的党徽。一天,父亲的衣服放在床上,我把党徽摘下来偷偷戴在了胸前。父亲急得到处找,我怕挨骂才悄悄给他放了回去。父亲找到后还自言自语地念叨,怎么找了几遍都没看见呢?我听了,在一旁窃笑。还有一次,父亲换衣服忘了摘下党徽,妈妈洗衣时摘下来随手放在洗衣台上。父亲看见了,心疼得要命。拿起来擦了又擦,埋怨妈妈做事粗心大意。

父亲慢慢变老了,但这枚党徽一直是父亲最钟爱的宝贝。他用一块红绸一层一层地包起来放好,每到“七一”都要拿出来看看。每当看见父亲捧着党徽沉思的样子,我就想,父亲一定是想起了那些长眠在苍松翠柏林里的战友;每当看见父亲捧着党徽满脸幸福的时刻,我就想,作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,父亲一定很骄傲、很自豪;每当看见父亲捧着党徽欣慰的样子,我就想,这是凝结了一位普通党员对党的忠诚和信仰。

父亲去世的前一天,他拿出党徽跟我们说了两件事:一要把他埋在烈士墓旁,他要和烈士为伴;二要把他的党徽珍藏好,要我们做人做事都要对得起这枚闪闪发光的党徽。

又是一年党的生日来临,我自然而然想起了父亲,一位对党忠心耿耿的老党员。

一池荷色净心尘

□ 张锦凯

进入盛夏,夏花绚烂,而荷花就是那最令人心醉的一种。

听朋友说郊外有一处极为养眼的荷塘,景观甚美,激起了我赏荷的冲动。夏日的荷塘,微风送来缕缕清香,荷花在随风摇曳的荷叶间亭亭玉立。一枝荷,绽放出倾城的美,入了心,刹那就是永恒。灼灼其华,撩拨我心,忆荷从来岁月香:回忆起我的家乡,回忆起家乡的荷花,回忆起儿时与小伙伴们在荷塘边的快乐童年,而且那几句朗朗上口的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,鱼戏莲叶间”依旧清晰可记,心有余香。

家乡,是成都平原上的一个小镇,受惠于都江堰水利工程,这里溪河纵横,滋润着广袤的大地。童年的记忆里,农村几乎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有小池塘,每个池塘里不仅有鱼,而且有荷花。夏日,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碧绿的荷叶像翠玉一般温厚,衬托着粉红色的荷花,呈现出盎然的生机,层层叠叠地铺展开来。站在池塘边,清风拂面,荷香弥漫,令人神清气爽。突遇一场夏雨,雨打荷叶,雨珠在叶面上活蹦乱跳,好像是晶莹剔透的珍珠,“珍珠”被雨点击散,又重新聚合。雨水聚多了,就成了水银般的一窝,阔大的荷叶无法承受它的重量,“一窝水银”便泻入池中,恰如南宋诗人杨万里所写:“却是池荷跳雨,散了真珠还聚。聚作水银窝,泻清波。”

小学时,我在课堂上饱含感情地朗读起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诗句,心却早已飘到了自家的荷塘,许许多多五彩斑斓的天真趣事让人回味。

中学时代,学了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。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,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,香远益清,亭亭净植,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……”莲就是荷,对“与荷为邻”的我来说,这是知道的。只是在那段过去的纯真时光里还从未认识到荷的品格有这么高洁,其实这也正常,不然,童年就不是童年了。

随着阅历的增长,知道万物可以抒情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荷花象征着纯洁与高雅,它的清静不在于身,而在于心。荷花,你以独有的品格和气质,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。如盖的荷叶,紧贴水面却从不随波逐流;粉红的荷花,亭亭玉立,低眉颌首却从不弯腰。柔弱里带着刚直,风度高雅,秀丽端庄,这就是荷花之美:洁而不俗,娇而不浮,丽而不艳。

离开了乡村,置身于都市,只渴望有一缕淡淡的清香,带我回到故乡的那片荷塘。荷叶田田,远望是平视,近看是俯视,但我依然觉得,我们是在仰望,因为荷花从来都盛开在我们的景仰之上。席慕蓉说:“不能像佛陀般静坐于莲花之上,我是凡人,我的生命就是这滚滚红尘,这尘世的一切我都希求,快乐啊忧伤啊,是我的担子我都想承受……”只是,无论得意还是失意,贫穷还是富有,是鸿儒还是白丁,都不能阻止我们对真善美的追求,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那么,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像荷花一样给世界一份清风雅韵,从始而终都出淤泥而不染。

夏日品荷,整个身心都会被它浸染,淡看浮华,一池荷色净心尘。